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智囊全集 第二十四卷 武案

學醫廢人，學將廢兵。匪學無獲，學之貴精。鑒彼覆車，借其前旌。青山綠山，畫本分明。集「武案」。

項梁 司馬師

項梁嘗殺人，與籍避仇吳中。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，每有大繇役及喪，梁常主辦。陰以兵法部勒賓客、子弟，〔邊批：知兵者無處非兵法。〕以知其能。後果舉事，使人收下縣，得精兵八千人。部署豪傑為校尉、侯、司馬。有一人不得官，自言，梁曰：「某時某喪，使公主某事，不能辦，以故不任公。」眾乃皆服。

李綱

李綱雲，古者自五、兩、卒、旅，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為師，又積而萬二千五百人為軍，其將、帥、正、長皆素具。故平居恩威，足以相服；行陣節制，足以相使。若身運臂，臂使指，無不可者，所以能禦敵而成功。今宜法古，五人為伍，中擇一人為伍長；五伍為甲，別選一人為甲正；四甲為隊，有隊將正副二人；五隊為一部，有部將正副二人；五部為軍，有正副統制官；節制統制官有都統，節制都統有大帥。皆平時選定，閒居則閱習，有故則出戰，非特兵將有以相識，而恩威亦有以相服。又置賞功司，凡士卒有功，即時推賞，後有不實，坐所保將帥；其敗將逃卒必誅，臨陣死敵者，寬主帥之罰，使必以實告而優恤之。又納級計功之法，有可議者，如選鋒精騎，陷陣卻敵。神臂弓、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，豈可責以斬首級哉？若此類，宜令將帥保明，全軍推賞。

〔評〕

其法本於《管子》，但彼寄軍令於內政，猶是「井田」遺意，此則訓練長征，尤今日治兵第一務。

李綱

李綱請造戰車，曰：「虜以鐵騎勝中國，其說有三：而非車不足以制之，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，一也；用車則馳突可御，騎兵、馬弗如之，二也；用車則騎兵在後，度便乃出，戰卒多怯，見敵輒潰，雖有長技，不得而施，三也。用車則人有所依，可施其力，部伍有束，不得而逃，則車可以制勝明矣。

靖康間，獻車制者甚眾，獨總制官張行申者可取。其造車之法：用兩竿雙輪，推竿則輪轉；兩竿之間，以橫木箠之，設架以載巨弩；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，繪神獸之象，弩矢發於口中，而竅其目以望敵；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；其前施槍刃兩重，重各四枚，上長而下短，長者以御人也，短者以御馬也；其兩旁以鐵為鈎索，止則聯屬以為營。其出戰之法：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，四人推竿以運車，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，二十人執牌、弓弩、長槍、斬馬刀，列車兩旁。重行，行五人，凡遇敵，則牌居前，弓弩次之，槍刀又次之。敵在百步內，則偃牌，弓弩間發以射之；既逼近，則弓弩退後，槍刀進前，槍以刺人，而刀以斬馬足；賊退，則車徒鼓噪，相聯以進，及險乃止。以騎兵出兩翼，追擊以取勝。其佈陣之法，則每軍二千五百人，以五分之一，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。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，欲布方陣，則面各用車二十乘，車相聯，而步卒彌縫於其間，前者其車向敵，後者其車倒行，左右者其車順行，賊攻左右而掩後，則隨所攻而向之，前後左右，其變可以無窮，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，皆處其中，方圓曲直，隨地之便，行則鱗次以為陣。止則鈎聯以為營，不必開溝塹，築營壘，最為簡便而完固。」

〔先臣餘子俊言〕

大同宣府地方，地多曠衍，車戰為宜。器械乾糧，不煩馬馱，運有用之城，策不飼之馬。」邊批：二句盡車之利。

因獻圖本，及兵部造試，所費不貲，而遲重難行，卒歸於廢。故有「鷓鴣車」之號，謂「行不得」也。夫古人戰皆用車，何便於昔而不便於今？殆考之未精，制之未善，而當事者遂以一試棄之耳。且如秦築長城，萬世為利；而今之築堡築垣者，皆雲沙浮易圯。趙充國屯田，亦萬世為利；而今之開屯者，亦多築舍無成。是皆無實心任事之人，合群策以求萬全故也！法曷故哉？嗚呼！苟無實心任事之人，即盡聖祖神宗之法制，皆題之曰「鷓鴣」可也！

吳玠 吳玠

吳玠每戰，選勁弓強弩，命諸將分番迭射，號「注隊矢」，連發不絕，繁如雨注，敵不能當。

吳玠仿車戰餘意，立「疊陣法」，每戰以長槍居前，坐不得起；次最強弓，次強弩跪膝以俟，次神臂弓，約賊相搏，至百步內，則神臂先發，七十步，強弓並發。次陣如之，凡陣，以拒馬為限，鐵鈎相連。傷則更代之，遇更代則以鼓為節。騎為兩翼蔽於前，陣成而騎退，謂之疊陣。戰士心定，則能持滿，敵雖銳，不能當也。

〔述〕

玠著《兵法》二篇，大略謂，金人有四長，我有四短。當反我之短，制彼之長。四長曰騎兵，曰堅忍，曰重甲，曰攻矢。吾集番、漢所長，兼收而用之：以分隊制其騎兵，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，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，以遠克近、強制弱制其弓矢。佈陣之法，則以步軍為陣心，翼以馬軍，為左右肋，而拒馬布兩肋之間。

郭固

熙寧中，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「九軍陣法」，著之為書，頒下諸帥府，副藏秘閣。固之法：「九軍共為一營陣，〔行則為陣，住則為營。〕以駐隊繞之。若依古法，人占地二步，馬四步，軍中容軍，隊中容隊，則十萬人之陣，占地方十里餘，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，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？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籬落，則兵不復可分，如九人共一皮，分之則死，此正孫武所謂「糜軍」也。予再加詳定，謂九軍當使別自為陣，雖分列左右前後，而各占地利，以駐隊外向自繞，縱越溝澗林薄，不妨各自成營，金鼓一作，則卷舒合散，渾渾淪淪，而不可亂。九軍合為一大陣，則中分四衢，如「井田」法，九軍皆背背相承，面面相向，四頭八尾，觸處為首。」

上以為然，親舉手曰：「譬如此五指，若共為一皮包之，則何以施用。」遂著為令。

〔出《補筆談》。〕

張威

張威自行伍充偏裨。其軍行，必若銜枚，寂不聞聲，每戰必克，金人憚之。荆鄂多平野，利騎不利步。威曰：「彼鐵騎一衝，則吾技窮矣。」乃以意創「撒星陣」，分合不常，聞鼓則聚，聞金則散，每騎兵至則聲金，一軍輒分數十族。金人隨分兵，則又趨而聚之，倏忽間分合數變，金人失措，然後縱擊之，以此輒勝。

〔注〕

威臨陣戰酣，則兩眼皆赤，時號「張紅眼」雲。

戚繼光

戚繼光每以「鴛鴦陣」取勝。其法：二牌平列，狼筄各跟一牌；每牌用長槍二支夾之，短兵居後。遇戰，伍長低頭執挨牌前進，如已聞鼓聲而遲留不進，即以軍法斬首。其餘緊隨牌進。交鋒，筄以救牌，長槍救筄，短兵救長槍；牌手陣亡，伍下兵通斬。

郭登

定襄侯郭登，智勇兼備，一年百戰，未嘗挫衄。以己意設為「攪地龍」、「飛天網」：鑿深塹，覆土木，人馬通行，如履實地；賊入圍中，令人發其機，自相擊撞，頃刻十餘里皆陷。

〔議〕

今其法想尚存，何不試之？

趙遙

政和中，晏州夷酋卜漏反。漏據輪囷，其山崛起數百仞，林箐深密；壘石為城，外樹木柵，當道穿坑井，僕巨木卉，布渠答，夾以守障。官軍不能進。時趙遙為招討使，環按其旁，有崖壁峭絕處，賊恃險不設備，又山多生獠；乃遣壯丁捕獠數千頭，束麻作炬，灌以膏蠟，縛之獠背。於是身率正兵攻其前，旦夕戰，羈縻之。而陰遣奇兵，從險絕處負梯銜枚，引獠上，既及賊柵，出火燃炬，獠熟狂跳，賊廬舍皆茅竹，獠竄其上，輒發火，賊號呼奔撲，獠益驚，火益熾，官軍鼓噪破柵。遙望見火，直前迫之，前後夾攻，賊赴火墮崖，死者無算。卜漏突圍走，追獲之。

〔述評〕

鄧艾自陰平襲蜀，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，鑿山通道，造作橋閣，山高谷深，至為艱險。艾以氈自裹，推轉而下，將士皆攀木緣崖，魚貫而進。其功甚奇，而其事甚險，夫計程七百，非一日之行也；鑿山構閣，非一日之功也。即平日不知倣備，而臨時豈無風聞，豈皓等蒙蔽，庸禪怡堂，如所謂置羽書於堂下者乎？不然，艾必無幸矣！趙遙之用獠，出於創奇，亦由賊不設備而然，故曰：「憑險者固，恃險者亡。」

李光弼軍令嚴肅，雖寇所不至，警邏不少懈，賊不能入，如是則必無陰平、輪囷之失矣。

《元史》：金人恃居庸之塞，冶鐵錮關門，布鐵蒺藜百餘里，守以精銳。元祖進師，距關百里，不能前。召紮八兒問計，對曰：「從此而北，黑樹林中有間道，騎行可一人，臣向嘗過之，若勒兵銜枚以出，終夕可至。」元祖乃令紮八兒輕騎前導，日暮入谷。黎明諸軍已在平地，疾趨南口。金鼓之聲，若自天下。金人猶睡未知也。比驚起，已莫能支。關門既破，中都大震，金人遂遷汴。夫以極險之地，迫於至近而金不知備，此又非陰平之可比矣！

安萬銓

嘉靖十六年，阿向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。仲武出奔，阿向遂據凱口圍為亂。圍圍十餘里，高四十丈，四壁門絕，獨一徑尺許，曲折而登。山有天池，雖旱不竭，積糧可支五年。變聞，都御史陳克宅，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剿之。宣慰使安萬銓，素驕抗不法，邀重賞乃行，提兵萬餘，屯圍下。相持三月，仰視絕壁，無可為計者。獨東北隅有巨樹，斜科偃蹇半壁間，然去地二十丈許。萬銓令軍中曰：「能為猿猴上絕壁者，與千金！」〔邊批：重賞之下，無不應者。〕有兩壯士出應命。乃鍛鐵鉤傅手足為指爪，人腰四徽一劍，約至木憩足，即垂徽下引人，人帶銃炮長徽而起。候雨霽，夜昏黑不辨咫尺時，爬緣而上，微聞刺刺聲，俄而崩石，則一人墜地，骸骨泥爛矣。俄而長徽下垂，始知一人已據樹。乃遣兵四人，緣徽蹲樹間，壯士應命者復由木間爬緣而上，至圍頂。適為賊巡檄者鳴鑼而至，壯士伏草間，俟其近，揮劍斬之，鳴鑼代為巡檄者，賊恬然不覺也。垂徽下引樹間人，樹間人復引下人，累累而起，至圍者可二三十人，便舉火發銃炮，大呼曰：「天兵上圍矣。」賊眾驚起，昏黑中自相格殺，死者數千人。奪徑而下，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。黎明，水西軍蟻附上圍，克宅令軍中曰：「賊非門格而擅殺、及黎明後殿者、功俱不錄。」〔邊批：非嚴也，刻也。所以表功。〕自是一軍解體，相與賣路走賊。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。圍營一空，焚其積聚，乃班師。留三百官兵戍圍。

〔述評〕

凱口之功奇矣！顧都御史幕下豈乏二壯士？而必令出自水西乎！宜土官之恃功驕恣，亂相尋而不止也。至於阿向之局未結，而遽爾班師，使薄戍孤懸，全無犄角，善後萬全之策果如是乎？其後月餘，阿向復糾黨圍，盡殺戍卒。向以中敵，今還自中。復忽按察僉事田汝成之戒，輕兵往剿，自取挫衄。昔日奇功，付之煨燼。吁！書生之不足與談兵也久矣，豈獨一克宅哉！

田汝成上克宅書，談利害中竅，今略附於左。

汝成聞克宅復勒兵剿圍，獻書曰：

「竊料今日賊勢，與昔殊科；攻伐之策，亦當異應。往往一二梟獍，負其窟穴，草竊為奸者，皆內儲餼糈，外翼黨與，包藏十有餘年，乃敢陸梁，以延歲月。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，憂在溝壑，冒萬死一生之計，歡呼而起，非有旁寨渠首，通謀結納，擁群丑以張應援也。守彈丸之地，踰伏其中，無異甕缶；襁升斗之糧，躡尺五之道，束腓而登，無異哺齧。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，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，失此二者，為必敗之形。而欲攝枵腹，張空拳，睥目而前，以膺貔虎，是曰：「刀鋸之魂」，不足慮也！然竊聞之，首禍一招，而合者三四百人，課其十日之糧，亦不下三四十石，費亦厚矣。而逾旬不餒者，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輪潛車免以給其中者乎？不然何所持以為生也？夫蠻陬夷落之地，事異中原。譬之禦寇於洞房委巷之中，搏擊無所為力。故微蠻之略，皆廣列伏候，扼險四塞以困之。是以諸賊雖微，亦未可以辱食屠剪。唯在據其要害，斷其芻粟之途，重營密柵，勤其間覘，嚴壁而居，勿與角利，使彼進無所乘，退無所逸，遠不過一月，而羸疲之屍薰礫塵下矣。若夫我軍既固，彼勢益孤，食竭道窮，必至奔突，則潰圍之戰，不可不鑿也。相持既久，觀望無端，我忽而衰，彼窮而銳，或晨昏惰臥，刁鬥失鳴，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。防禦既周，奸謀益窘，必甘辭納款，以丐殘息，目前雖可安帖，他日必復萌生，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。虜見宵人，狃於詭道，欲出不意以微一獲；彼既鑑於前車，我復襲其故轍，不唯徒費，抑恐損威，則偷圍之策不可不拒也。至於事平之後，經畫猶煩」云云。

太子晃

魏主以輕騎襲柔然，分兵為四道。魏主至鹿渾谷，遇敕連可汗。太子晃曰：「賊不意大軍猝至，宜掩其不備，速進擊之。」尚書劉潔曰：「賊營塵盛，其眾必多，不如須大軍至擊之。」晃曰：「塵盛者，軍士驚擾也，何得營上而有塵乎？」魏主疑之，不急擊。柔然遁，追之不及。獲其候騎，曰：「柔然不覺魏軍至，惶駭北走，經六七日，知無追者，始乃徐行。」魏主深悔之。

〔述〕

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，是又詐揚塵以誘敵，不可不知。

司馬楚之

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，柔然欲擊之。俄軍中有告失驢耳者，楚之曰：「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，割以為信耳，賊至不久，宜急為備。」乃伐柳為城，以水灌之，城立而柔然至，冰堅滑不可攻，乃散走。

張濬

紹興中，虜趨京，所過城邑，欲立取之。會天大寒，城池皆凍。虜籍冰梯城，不攻而入。張魏公在大名，聞之，先弛濠魚之禁，人爭出取魚，冰不得合，虜至城下，睥睨久之，歎息而去。

桓崇祖

魏師二十萬攻豫州，刺史桓崇祖欲治外城，堰淝水以自固。眾恐勞而無益，且眾寡不敵。崇祖曰：「若棄外城，虜必據之，外修樓櫓，內築長圍，則坐成擒矣。」乃於城西北堰淝水，堰北築小城，周為深塹，使數千人守之，曰：「虜見城小，以為一舉可取，必悉力攻之。以謀破堰，吾臨水冲之，皆為流屍矣。」魏果攻小城，崇祖著白紗帽，肩輿上城，決堰下水，魏人溺死千數，遂退走。

孟珙

孟珙攻蔡。蔡人恃柴潭為固，外即汝河。潭高於河五-六丈，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，相傳下有龍，人不敢近。將士疑畏，珙召麾下飲酒，再行，謂曰：「此潭樓非天造地設，伏弩能及遠，而不可射近，彼所恃，此水耳。決而注之，涸可立待。」遣人鑿其兩翼，潭果決，實以薪葦，遂濟師，攻城克之。

宗澤

宗澤以計敗卻金人，念敵眾十倍我，今一戰而退，勢必復來。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，則危矣。乃募徙其軍，金人夜果至，得空營。大驚。自是憚澤不敢犯。

李存進 樊若水

晉副總管李存進造浮梁於德勝。舊制浮梁須竹竿、鐵牛、石困。困存進以葦竿維巨艦，係於王山巨木，逾月而成。浮梁之簡便，自存進始。

唐池州人樊若水，舉進士不第，因謀歸宋。乃漁釣於彩石江上，乘小舟，載係繩維南岸，疾棹抵北岸，以度江之廣狹。因詣關上書，請造浮梁以濟。議者謂江闊水深，古未有浮梁而濟者，帝不聽，擢若水右贊善大夫，遣石全振往荊湖，造黃黑龍船數千艘。又以大艦載巨竹，自荊渚而下，先試於石碑口。移置彩石，三日而成，不差寸尺。

韋孝寬

魏韋孝寬鎮玉壁。高歡傾山東之眾來攻，連營數十，直至玉壁城下。城南起土山，欲乘之以入城。城上先有兩樓，直對土山，孝寬更縛木接之，令極高。歡遂於城南鑿地道，又於城北起土山，攻具晝夜不息。孝寬掘長塹，簡戰士屯塹，每穿至塹，戰士輒擒殺之，又於塹外積柴貯火，敵人有在地道者，便於柴火，以皮排吹之，火氣一衝，咸即灼爛。城外又造攻車，車之所及，莫不摧毀。雖有排楯，亦莫能抗。孝寬令縫布為幔，隨其所向，布懸空中，車不能壞。城外又縛鬆於竿，灌油加火，欲以燒布焚樓。孝寬使作長鉤利刃，火竿一來，鉤刃遙割之。城外又四面穿地，作二十一道，分為四路，於其中各施梁柱，以油灌柱，放火燒之，柱折，城並崩陷。孝寬隨其崩處，豎木柵以捍之，敵終不得入。歡智勇俱困，因發疾遁去，遂死。

羊侃 楊智積

侯景之圍台城也，初為尖頂木驢來攻，矢石不能制。侃作雉尾炬，施鐵鏃，灌以油，擲驢上，焚之立盡。俄又東西兩面起土山臨城，城中震駭，侃命為地道，潛引其土，山不能立。賊又作登城樓車，高十餘丈，欲臨射城內，侃曰：「車高塹虛，彼來必倒，可以而觀之，無勞設備矣。」車動果倒。賊既頻攻不克，乃築長圍，朱異等議出擊之，侃曰：「不可，賊久攻不克，其立長圍，欲引城中降人耳。今擊之，兵少，不足破賊；若多，萬一失利，門隘橋小，自相蹂踐，必大挫衄，此自弱也，」異不從，一戰敗退，爭橋赴水死者大半。後大雨，城內土崩，賊乘之，垂入。侃令多擲火把，為穴城以斷其路，而徐於內築城，賊卒不能進。未幾，侃遭疾卒，城遂陷。

楊智積，隋文帝姪也。楊玄感反，攻城，燒城門，智積於內益薪以助火勢，賊不能入。

張巡

尹子奇圍睢陽，張巡應機守備。賊為雲梯，勢如半虹，置精卒二百於其上，推之臨城，欲令騰入。巡預於城潛鑿三穴，候梯將至，一穴中出大木，末置鐵鉤鉤之，使不得退；一穴中出一大木，柱之使不得進；一穴中出一木，末置鐵籠，盛火焚之。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柵閣，巡以大木置連鎖大環，撥其鉤而截之。賊又造木驢攻城，巡熔金汁灌之；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，欲登城，巡潛以鬆明，乾蒿投之。積十餘日，使人順風持火焚之。賊服其智，不敢復攻。

王稟

金粘罕攻太原，悉破諸縣，獨城中以張孝純、王稟固守不下。其攻城之具，曰炮石、洞子、鵝車、偏橋、雲梯、火梯，凡有數千。每攻城，先備克列炮三十座，凡舉一炮，聽鼓聲齊發，炮石入城者大於門，樓櫓中炮，無不壞者。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柵，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，雖為所壞，即時復成。粘罕填壕之法，先用洞子，下置車轉輪，上安居木，狀如屋形，以生牛皮縵上，又以鐵葉裹之；人在其內，推而行之，節次相續，凡五十餘輛，人運土木柴薪於中。粘罕填壕，先用大板薪，次以薦覆，然後置土在上，增覆如初。王稟每見填，即先穿壁為竅，致火韞在內，俟其薪多，即便放燈於水中，其燈下水尋木，能燃濕薪，火既漸盛，令人鼓韞，其燄互天，至令不能填壕。其鵝車亦如鵝形，下亦用車輪，冠之以皮鐵，使數十百人推行，欲上城樓。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，亦如鵝形，使人在內迎敵，鵝車至，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，其車前倒，又不能進。其雲梯，火梯亦用車輪，其高一如城樓，王稟隨機應變，終不能攻。

孟宗政

孟宗政權襄陽軍。金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。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，列甕瀦水以隄火。募炮手擊之，一炮輒殺數人。金人選精騎二千，號「弩子手」，擁雲梯、天橋先登，又募鑿銀礦石工，晝夜陷城。運茅葦，直抵圍樓下，欲焚樓。宗政先毀樓，掘深坑防地道，創戰棚防城隕，穿阱才透，即施毒煙烈火，鼓韞以薰之。金人窒，以濕氈析路以割土，城頽樓陷。宗政撤樓益薪，架火山以絕其路，列勇士，以長槍勁弩備其衝，距樓陷所亟築偃月城，表百餘尺，翼傅正城，深坑培仞，躬督役，五日而成，金人卒不得志。

劉馥

劉馥為揚州刺史，高為城壘，多積木石，編作草苫數千萬枚，益貯魚膏數千斛，為戰守備。〔邊批：預備有用。〕建安十三年，孫權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，時天連雨，城欲崩，於是苫葦覆之。夜燃脂照城外，視賊所作而為備，賊敗走。

盛昶

盛昶為監察御史，以直諫謫羅江縣令。為政廉明，吏畏而民信之。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，昶行檄諭散其黨。鄰邑德陽寇趙鐸者，僭稱趙王。所至屠戮，攻成都，官軍覆陷，殺汪都司，勢叵測。羅江故無城，昶令引水繞負縣田。〔邊批：以水為城，亦一法。〕晝開市門，市中各閉戶，藏兵於內，約炮響兵出。又伏奇兵山隈，陽示弱，遣迎賊入室，未半，昶率義勇士聞炮聲，兵突出，各橫截賊，賊不相救；山隈伏兵應聲夾攻，殊死鬥，賊大北，斬獲不記數，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。邑賴以完，父老泣曰：「向微盛公，吾屬俱罹鋒鏑矣。」

許達

許達，河南固始人。令樂陵，期月，令行禁止。時流賊勢熾，達預築城濬隍，貧富均役，〔邊批：要緊。〕逾月而成。又使民各築牆，高過屋簷，仍開牆竇如圭，僅可容一人。家令一壯丁執刀，俟於竇內，其餘人皆入隊伍，令曰：「守吾號令，視吾旗鼓，違者從軍法。」又設伏巷中，洞開城門。未幾，賊果至。火無所施，兵無所加；旗舉伏發，盡擒斬之，愚謂，近城要地，皆當仿此立牆，可使寇不臨城矣。

王濬 王彥章

吳人於江碛要害處，並以鐵鎖橫截之；又作鐵錐，長丈餘，暗置江中，以逆拒舟艦，濬作大筏數十，方百餘步，令善水者以筏先行，遇鐵錐，錐輒著筏而去，又作大炬，灌以麻油，遇鎖燃炬燒之，須臾熔液斷絕，舟行無礙。

晉王盡有河北，以鐵鎖斷德勝口，築河南、北為兩城，號「夾寨」。王彥章受命至滑州，置酒大會，陰遣人具舟於楊村，命甲士六百人，皆持巨斧，載冶者，具鞴炭，乘流而下。彥章會飲酒半，佯醉，起更衣，引精兵千，沿河以趨德勝。舟兵舉火熔鎖，因以巨斧斬斷浮橋，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，遂破之。

韓世忠

世忠與兀術相持於黃天蕩，以海艦進泊金山下。預用鐵綆貫大鉤，授驍健者。明旦，敵舟噪而前，世忠分海舟為兩道，出其背，每綆一綆，則拽一舟沉之，兀術窮蹙。

〔述〕

嘉靖間，倭寇猖獗吳郡，亦有黃天蕩之捷。時賊掠民舟，揚帆過蕩，官軍無敢抗者，鄉民憤甚，斂河泥船數十隻追之，以泥潑其船頭，倭足滑不能立，而舟人皆躡草履，用長腳鑽能及遠，倭覆溺者甚眾。

楊素

楊素襲蒲城，夜至河際，收商賈船，得數百艘，置草其中，踐之無聲，遂銜枚而濟。

馬隆

馬隆討樹機能。虜兵勁，皆負鐵鎧。隆於夾道累磁石。賊行不得前，而隆卒悉被犀甲，無所留礙，遂大破之。

呂蒙

周瑜使甘寧前據夷陵。曹仁分眾圍寧，寧因急請救。蒙說瑜分遣三百人，柴斷險道，賊走，可得其馬。瑜從之，軍到夷陵，即日交戰，所殺過半。敵夜遁去，行遇柴道，騎皆舍馬步走。兵追蹙之，獲馬三百匹。

賀若弼 崔乾祐

隋兵與陳師戰，退走數四，賀若弼輒縱煙以自隱。

哥舒翰追賊入隘道，賊乘高下木石，擊殺甚眾。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，欲以衝賊。會東風暴急，賊將崔乾祐以草車數十乘，塞氈車之前，縱火焚之，煙所被，官軍不能開目，妄自相殺。

李勣

薛延陀教習步戰，每五人，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，而四人前戰。克勝，即援馬以追奔；失於應接，罪至死，沒其家口，以賞戰人。及入寇，李勣拒之。延陀弓矢俱發，傷我戰馬。勣令去馬步戰，率長稍數百為隊，齊奮以衝之。其眾潰散。薛萬徹率數千騎，收其執馬者，眾失馬，莫知所從，遂大敗。

岳飛 劉錡

兀術有勁兵，〔邊批：騎兵。〕皆重鎧，貫以韋索，三人為聯，名「拐子馬」，又號「長勝軍」。每於戰酣時，用以攻堅，官軍不能當。郾城之役，以萬五千騎來，岳飛戒兵率以麻紮刀入陣，勿仰視，但斲馬足，拐子馬相連，一馬僕，二馬不能行，官軍奮擊，大敗之。

〔述評〕

慕容紹宗引兵十萬擊侯景。旗甲耀日，鳴鼓長驅而進。景命戰士皆被甲，執短刀，入東魏陣。但低視，斲人脛馬足。〔邊批：此即走板橋，戒勿旁視之意。〕飛不學古法，豈暗合乎？

兀術有牙兵，〔邊批：步卒。〕皆重鎧甲，戴鐵兜牟，周匝綴長簷，三人為伍，貫以韋索，號「鐵浮圖」。順昌之役，方大戰時，兀術被白袍，乘甲馬，以三千人來。劉錡令壯士以槍擄去其兜牟，大斧斷其臂，碎其首。

錢傳

吳越王遣其子傳擊吳。吳人拒之，戰於狼山。吳船乘風而進，傳引舟避之。既過，自後隨之。〔邊批：反逆為順。〕吳回船與戰，傳使順風揚灰，吳人不能開目，及船舷相接，傳使散沙於己船，而散豆於吳船，豆為戰血所漬，吳人踐之皆僵仆。因縱火焚吳船，吳兵大敗。

楊璇

楊璇為零陵太守。時蒼梧、桂陽賊相聚攻郡縣，賊眾多而璇力弱，吏憂恐。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，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，係布索於馬尾；又為兵車，專擊弓弩，剋期會戰。乃令馬車居前，順風鼓灰，賊不得視。因以火燒布，布燃馬驚，奔突賊陣，後車弓弩亂發，鉦鼓鳴震，群盜駭散。追逐傷斬無數，梟其渠帥，郡境以清。

劉錡

劉錡順昌之戰，戒甲士帶一竹筒，其中實以煮豆，入陣則割棄竹筒，狼籍其豆於下。虜馬飢，聞豆香，低頭食之。又多為竹筒所滾，腳下不得地，以故土馬俱斃。

〔述〕

畢再遇嘗引敵與戰，且前且卻，至於數四。視日已晚，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，復前搏戰，佯敗走，敵乘勝追逐。其馬已飢，聞豆香，就食，鞭之不前。我師反攻之，遂大勝。

公子偃 房伯玉 宗慤 朱滔

魯莊公十年，齊師、宋師次於郎。公子偃曰：「宋師不整，可敗也，宋敗齊必還，」乃自零門竊出，蒙臯比而先犯之。大敗宋師，齊師乃還。

〔述評〕

城濮之戰，胥臣蒙馬以虎皮，先犯陳、蔡，本此。

魏主為南陽太守房伯玉所敗，乃自引兵襲克宛，伯玉嬰內城拒守。宛城東南有橋，魏主過之。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，戴虎頭帽，伏竄下。突出擊之，魏主人馬俱驚。

檀和之等攻林邑，林邑王傾國來戰，以具裝被象，前後無際，宗慤曰：「吾聞外國有獅子，威服百獸。」乃制其形，與象相拒，象果奔走，遂克林邑。

朱滔圍深州，李惟岳以田悅援後至。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，方陣橫進，滔繪帛為狻猊象，使猛士百人蒙之，鼓噪奮馳。賊馬驚亂，因擊破之。

管仲 隰朋

齊桓公伐山戎，道孤竹國，前阻水，淺深不可測。夜黑迷失道，管仲曰：「老馬善識途。」放老馬於前而隨之，遂得道。行山中無水，隰朋曰：「蟻冬居山之陽，夏居山之陰，蟻壤一寸而仞有水。」乃掘地，遂得水。以管仲之聖，而隰朋之智，不難於師老馬與蟻，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，不亦過乎！

〔評〕

古聖開天製作，皆取師於萬物，獨濟一時之急哉！

張貴

襄城之圍，張貴為無底船百餘艘，中豎旗幟，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。敵皆競躍以入，溺死者萬餘，亦昔人未有之奇也。

鐵菱角火老鴉

流賊犯江陰。縣人以鐵菱角布城外淖土中，縱牲畜其間。賊爭掠豕，悉陷。著菱角，不能起。擒數十人。後更不敢近城。

流賊劉七等，舟泊狼山下。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，其名「火老鴉」，藏藥及火於炮，水中發之。又為制形如鳥喙，持之入水，以喙鑽船，而機發之，以自運轉，轉透船可沉。試用之，已破一船，賊駭謂：「江南兵能水中破船，是神兵也。」乃捨舟登山，遂為守兵所蹙。

勾踐 袁喬

越伐吳，軍於江南，吳王軍於江北。越王中分其師，為左右軍，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。明日將戰，及昏，乃令左軍銜枚，溯江五里以須。亦令右軍銜枚，逾江五里以須。夜中，乃令左軍右軍鳴鼓中水以須。吳師聞之，大駭曰：「越人分為二師，將以夾攻我，」乃不待旦，亦中分其師，將以御越。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，不鼓不噪，以襲攻之。吳師大北，遂圍吳。

桓溫伐漢，議者欲分為兩軍，異道俱進，以分敵勢。袁喬曰：「懸軍深入，當合勢力，以取一戰之捷。萬一偏敗，大事去矣。」乃令軍而進，棄去釜甑，持三日糧，以示必死，遂敗漢兵，直逼成都。

〔評議〕

分兵用其計，合兵用其銳。有分而勝者，鍾會率姜維於劍閣，而鄧艾別由陰平道襲蜀是也；有合而勝者，吳夫差三萬人為方陣，以勢攻，晉人畏之是也。有分而敗者，黥布為三軍，欲以相救，或言兵在散地，偏敗必皆走，布不聽而敗是也；有合而敗者，兀術順昌之戰，兵集城下，太眾，不能轉動是也。

晁錯

匈奴數苦邊。晁錯上言兵事曰：「臣聞用兵臨戰，合刃之急有三：一曰得地形，二曰卒服習，三曰器用利。故兵法：『器械不利，以其卒予敵也；卒不可用，以其將予敵也；將不知兵，以其主予敵也；君不擇將，以其國予敵也。』四者兵之至要也。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，是中國之形也。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：上下山阪，出入谿澗，中國之馬弗與也；險道傾仄，且馳且射，中國之騎弗與也；風雨罷勞，飢渴不困，中國之人弗與也；此匈奴之長技也，若夫平原易地，輕車突騎，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；勁弩長戟，射疏及遠，長短相雜，游弩往來，什伍俱前，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；材官驍發，矢道同的，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；下馬地鬥，劍戟相接，去就相薄，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。此中國之長技也。以此觀之，匈奴之長技三，中國之長技五。帝王之道，出於萬全，今降胡義渠來歸者數千，長技與匈奴同，可賜之堅甲利兵，益以邊郡之良騎；平地通道，則以輕車材官制之，兩軍相為表裡，此萬全之術也。」錯又上言：「胡貉之人，其性耐寒；揚粵之人，其性耐暑。秦之戍卒，不耐水土，見行如往棄市，陳勝先倡，天下從之者，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。不如選常居者為室戶、具田器，以便為城塹丘邑，募民免罪拜爵，復其家，予衣廩。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，以其半予之，如是則邑裡相救助，赴胡不避死，非以德上也。欲生親戚而利其財也，此與東方之戍卒，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，功相萬也。」上從其言，募民徙塞下。

〔評〕

萬世制虜之策，無能出其範圍。

范雎

范雎說秦王曰：「以秦國之大，士卒之勇，以治諸侯，譬走韓盧而搏蹇兔也。而閉關十五年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，是穰侯為秦不忠，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。」王跽曰：「願聞失計。」雎曰：「夫穰侯越韓、魏而攻齊，非計也。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，得寸則王之寸也，得尺則王之尺也。今夫韓、魏，中國之處，而天下之樞也，王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，以威楚、趙，楚、趙必皆附。楚、趙附，齊必懼矣，如是韓、魏因可虜也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

王樸

周世宗時，拾遺王樸獻《平邊策》，略云：「攻取之道，從易者始。當今唯吳易圖，東至海，南至江，可撓之地二千里。從少備處先撓之，備東則撓其西，備西則撓其東。彼奔走以救弊，則奔走之間，我可窺其虛實。避實擊虛，所向無前，則江北諸州舉矣。既得江北，用彼之民，揚我之兵，江南亦不難下也。江南下，而桂、廣、岷、蜀，可飛書召之矣。吳、蜀既平，幽必望風而至，唯並為必死之寇，必須強兵力攻，然不足為邊患也。」世宗奇之，未及試，其後宋興，卒如其策。

任瑰 唐太宗

李淵兵發晉陽，入臨汾，去霍邑五十餘里。隋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，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。諸將請先攻河東，任瑰說淵曰：「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。瑰在馮翊積年，知其豪傑，請往諭之，必從風而靡。義師自梁山濟河，指韓城，逼邵陽，蕭造文吏，必望塵請服。然後鼓行而進，直據永豐。雖未得長安，關中固已定矣。」裴寂曰：「屈突通擁眾據城，吾舍之而去，若進攻長安不克，退為河東所踵，腹背受敵，此危道也。」〔邊批：此亦常理。〕李世民曰：「不然。兵貴神速，吾席累勝之威，撫歸附之眾，鼓行而西，長安之人，望風震駭，智不及謀，勇不及斷，取之若振槁葉耳！若淹留時日，敵於堅城之下，彼得成謀修備以待；我坐費日月，眾心離沮，則大事去矣！且關中蠶起之將，未有所屬，不可不早懷也。屈突通自守虜耳，不足為慮。」會久雨，淵不能進，軍中乏糧，劉文靜請兵於始畢可汗，未返，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，淵欲還救根本，世民曰：「今禾菽被野，何憂乏糧？老生輕躁，一戰可擒。李密顧戀倉粟，未遑遠略。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，內實相猜，武周雖遠利太原，豈可近忘馬邑？本興大義，奮不顧身，以救蒼生，當先入咸陽，號令天下；今遇小敵，遂已班師，恐從義之徒，一朝解體，還守太原一城之地，為賊爾，何以自全？」淵不聽，世民將復入諫，會淵已寢，不得入，號哭於外，聲聞帳中。淵召問之，世民曰：「今兵以義動，進戰則克，退還則散；眾散於前，敵乘於後，死亡無日，何得不悲。」淵乃悟曰：「兵已發，奈何？」世民曰：「右軍嚴而未發，左軍去亦未遠，請自追之。」乃與建成分道夜進，追左軍復還。已而太原運糧亦至。誘老生戰，斬之，日已暮，無攻城具，將士肉薄而登，遂克霍邑。

〔述評〕

按，任瑰之策，即李密說楊玄感、魏思溫說徐敬業者，特太宗用之而勝，二逆不用而敗耳。

楊玄感之謀逆也，李密進三策曰：「天子遠在遼海，公若長驅入薊，直扼其喉，前有高麗，退無歸路，不戰而擒，此上計也；關中四塞，吾鼓行而西，經城勿攻，直取長安，收其豪傑，撫其士民，據險而守之，天子雖還，失其根本，可徐圖也！若隨近先向東都，以號令四方，但恐彼知固守，若攻之百日不克，援兵四至，非吾所知矣。」玄感曰：「不然，今百官家口，俱在東都，若先取之，足以動其心，且經城不拔，何以示威，公之下計，乃為上策。」密計不行，退謂人曰：「楚公好反而不求勝，吾屬為虜矣！」未幾，玄感敗。

徐敬業舉兵，問計於軍師魏思溫。對曰：「公既以太后幽係天子，宜身自將兵，直趨洛陽、山東，韓、魏知公勤王，附者必眾，天下指日定矣。」敬業曰：「不然，金陵負江，王氣尚在，宜先並常、潤為霸基，然後鼓行而北。」〔邊批：此謀反，非勤王也，何以服眾？〕思溫曰：「鄭、汴、徐、亳，世皆豪傑，不願武後居上，蒸麥為飯，以待我師，奈何欲守金陵，投死地乎？」敬業不從，使敬猷屯淮陰，韋超屯都梁山，而自引兵擊潤州，下之。思溫歎曰：「兵忌分，敬業不知席捲渡淮，率山東士先襲東都，吾知無能為矣！」

李密為玄感策何智，自為策又何愚也？思溫之謀善矣，而敬業本謀，實不為勤王，奈何從之？李士實亦勸逆濠直搗南都，勿攻安慶，亦李、魏之故智，濠不聽而敗。

夫隋煬弑虐，則天篡統；二李舉兵，猶曰有名。彼逆濠何為者哉？天不佑叛賊，即直搗南都，亦未見其必勝也。

按，宸濠兵起，聲言直取南京，道經安慶。太守張文錦與守備楊銳等合謀，令軍士鼓噪登城大罵，激怒逆濠，使頓兵挫銳於堅城之下，而守仁得成其功，雖天奪其魄，而文錦諸人之智亦足術也。

習馬練刀法

北虜馬生駒數日，則係騾馬於山半，駒在下盤旋，母子哀鳴相應，力爭而上，乃得乳。漸移係高處，駒亦漸登，故能陟峻如砥。今養馬宜就高山所在放牧，亦仿其法，馬自可用。

又，倭國每生兒，親朋斂鐵相賀，即投於井中。歲取鍛鍊一度，至長成刀，利不可當。今勳衛之家，世武為業，而家無銳刃，愚意亦宜仿此，箕裘弓冶，不足為笑也。